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四

明　李清　撰

北史二十八

張蒲

公孫表　子軌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許　韓延之

袁式　毛修之　嚴稜　朱修之

唐和　寇讚　孫偶

酈範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屈遵

內入諸姓有尸突氏孝文改屈氏

昌黎徒何人博學多才藝燕主慕容垂以為博陵令道

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

魏書載遵告其吏民曰天棄燕矣人弗能支魏王御衆百萬號令若一弗過嘉運而為禍先

道武素聞其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子須襲須長子恒沈粹有局量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

魏書曰恒以鎮東大將軍督諸軍東伐馮弘師次和

龍弘奉牛酒犒軍恒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歸

太武委以大政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眞君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子道賜襲道賜善騎射機辯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子拔襲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

入時帝南伐擒宋守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醉不覺盛之逃帝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閟其子孫朕何以應乃赦拔獻文以功臣子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玄則河内脩武人本名謨父攀仕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為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官司敘用多降品秩帝素聞蒲名仍拜尚書左丞明元即位為内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

魏書曰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㵎山謀亂詔蒲
與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
良民所以從猛雀皆逼凶威強服之耳若臨以大軍
則返善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來拒然後入山恃阻
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諭之同謀者弗坐則民必喜
而俱降矣道生以蒲言奏聞詔蒲軍前慰諭乃下數
千家皆安集之猛雀與百餘人奔逃追斬其首
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拜相州刺史扶弱

抑強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官吏民痛惜之蒲在謀
臣列屢出爲將朝廷常以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
謚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
善政見稱
谷渾昌黎人父衮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燕慕容垂
位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業
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爲内侍左右太武時累
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

合

魏書曰趨舍不與己同者視之蠛如也

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
太武所器重以準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
謚曰文宣子闡襲闡子洪位尚書性貪奢僕妾衣服錦
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
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子顗顗子士恢位鴻臚少
卿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為

州紹達耽寵不顧出太后誣其罪殺之渾曽孫楷楷有

幹局稍遷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

酷暴為名時號瞎虎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為西燕慕容冲尚書郎慕

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寳走乃歸國為愽士初道

武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

闕上韓非書二十卷勸帝以法制御下道武稱善明元

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為

胡所敗

魏書曰初令表與姚興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表見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遂不與戍將相聞又法令不整故敗

帝深銜之太常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

魏書曰太宗以為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下表固執宜先攻城從之

以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旣尅滑

臺遂圍虎牢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
置軍虎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帝雖好術
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
之以敵未退祕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
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帝
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以
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出輕侮亮故及於死第
二子軌明元時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夏赫連

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其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氐楊𤣥為南秦王及境𤣥不郊迎軌數𤣥無藩臣禮

魏書曰𤣥請入國然後受詔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請奉策以還

𤣥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為虎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運粮使軌部調雍州軌令

驢主皆加絹一足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
壯衆共喰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
父老皆曰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其初來
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
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殺之曰何以生此
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
軌幸早死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得娶封氏生子叡位
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內立殿勅中祕羣官

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抑損莫
大於謚號光宜曰宗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叡妻
崔浩弟女也生子良聰明好學官尚書左丞為孝文所
知遇良弟衡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賜爵昌
平子子崇基襲軌弟質有經義為中書學生稍遷博士
太武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柔然乗虚犯塞
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以為謀主質好卜筮卜筮者咸
云不至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屢進讜言超遷尚書

卒贈廣陽侯謚曰恭第二子還位南部尚書出為青州刺史以還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宮為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史疑為還服詔曰今古時殊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内人為齊衰三月還叡為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甥崔氏壻還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

多識壯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父千秋西燕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善之拜建節將軍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秦姚興帝遣濟為遵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沒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

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曰三十餘萬侌期曰魏被甲戎馬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侌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户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侌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侌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欲久都平城將復移也臣答非所知侌期聞朝廷不都山東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羌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從以累使稱旨拜勝

兵將軍卒
李先字宏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西燕慕容
永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
井陘歸國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歷何官先
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晉大將軍右司馬父懋石
虎左中郎將臣苻丕左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
魏書曰以先為衛王儀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回定中
山每一進策所向克平

駕還代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益人神智先曰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

魏書曰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

帝於是班制境内經籍稍集及禦秦主姚興於柴壁問先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

深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與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李先為先帝所知

魏書曰太宗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蒙先帝識對曰

臣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

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户二十二

魏書曰先與長孫道生襲馮跋乙連城克之先曰宜密使兵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絶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掠民而歸

後卒於内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文懿子國襲國孫預太和初累遷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飡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

者亦筬盛以還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從預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

魏書載預言曰服食屛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

神力

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當有異勿

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體色不變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不受唅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柩堅直不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盛以㠀納諸柩初先少子皎於天興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姓耶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皎為冦讎之弟子服氣絶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坐卒

道士咸稱其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才華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為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録性好老莊甚咥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咒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乂惡懌徙義徽都水使者俄懌被害棄官隱太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著不受辟召孝昌中旌其門閭正光中清河王亶嗣爵思義徽雅

正惇篤薦其孫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言有明徵焉

愚按魏收齊臣故止以禪齊計年辨見明元本紀

景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畧不羈時稱為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洪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為

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仕魏子孫因家幽州父為秦王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後莫與京道武先聞其名帝遣使求彝於燕主慕容垂垂彌增器敬後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請詣溫陽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秦主姚興積

數年逋歸又為夏主赫連勃勃所執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櫬葬代南秀位中庶子獻文即位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妾求公主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曰公主之稱本屬王姬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今朝不取笑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振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忍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示秀

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勃海
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
長子出為郡秀固讓不受
魏書載秀辭曰臣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靡
報殊私豈令無功之子超齊先達乞收成命以安微
臣
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
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

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兾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子儁字异隣襲爵位荆州刺史依例降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為洛州在州刺史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選聰悟者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安之卒贈兖州刺史子叔休襲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病輒過家定省坐免官後為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齊州刺

史禎兄子景儁改節義弟景與清峻鯁直為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儁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邱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後髙祖成頓邱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侍郎參軍國謀屢有功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為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葢吴平留瑾鎮

長安還京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帝歎曰國之良
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為冀州刺史清約沖素著稱當時
還為内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陀以選
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咒詛之言與彌陀
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
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
演姦通人婦為部人賈邀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
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曽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北燕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太武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帝甚禮之呼曰李公卒於北幽州刺史訢毋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子孫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

責達超死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覲此人舉動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臣訢聰敏機辯强記明察初李靈為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其親戚言於景穆景穆以浩為不平聞之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帝曰可待訢

還罷箱子等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文成即
位詔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
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
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定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子
咎抑亦師傅不勤爵賞仍隆不遺舊也詔免冠拜謝出
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詔上疏求於州郡各
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冑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
者上王府

魏書載訢表曰臣聞昔之明主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然後選其儁異以為造士今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常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稚覩經教之本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到任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來進歲首所貢恒懼不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冑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此不墜

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為諸州最加賜衣服自是驕矜
自得受納人財物商胡珍寶為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
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勸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
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
中旨嫌敷兄弟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不
欲且弗之知乃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情如
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
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敷兄弟事釁

可知有馮闓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闓弟閏足
知委曲訴從其言又趙郡范欄具列敷兄弟事狀有司
以闓敷坐得罪詔列訴貪冒應死以糾敷兄弟故免百
鞭髡刑配為廝役訴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訴與語奇
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復為太倉尚書攝
南部事用范欄陳策令千里外户别轉運詣倉輸之所
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大困
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訴弟左軍將軍

璞謂詡曰范欃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世利之説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讒諂貪奸不早絶之後悔無及詡不從彌信之腹心事皆告欃詡既罷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内外百寮莫不曲節事之欃以無功起家拜奴盧令獻文崩詡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欃知文明太后忿詡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詡外叛太后徵詡至京師詰其叛狀

訢曰無之引欄證訢訢言爾妄言知我吾又何言雖然
爾不顧子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欄曰公德於欄何
若李敷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欄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
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
璞字季直性惇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後仕晉位平西
府録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
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事見南史本紀延之以

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已字顯宗名子為翹示不臣劉
氏後奔秦姚興秦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
以延之為虎牢鎮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
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
朝廷必有居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可就此子從
其言葬宗之墓次延之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
家猶居祖墓之北栢谷塢
魏書曰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與父同入國又以淮

南王女妻延之生道仁措推道仁為嫡襲父爵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後父淵晉侍中式
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秦姚興
姚泓滅歸魏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
盡國士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
所草刱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羇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
失士節時甚敬之皆呼袁諮議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
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為從事

中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諡肅侯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世仕晉劉裕平關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修之為司馬及義真敗修之被俘遂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修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

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宫人少宋故將朱修之為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修之修之不聽乃止是日無修之大變幾作朱修之遂奔北燕馮弘修之又以軍功遷將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嘗言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云應變非亮所長浩

乃與論曰承祚評亮乃有故義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乃英雄奮發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閒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沒由是言之豈合古之

善將見可知難乎修之謂浩言為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諡恭公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襲爵歷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諡曰威朱修之者仕宋為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為安頡所擒太武善其固守妻以宗室女以為雲中鎮將後奔北燕馮弘弘送之江南後事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西宜安人父繇以涼土喪亂推西涼王

李暠霸河右及凉亡和與兄契擕暠孫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然以契為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降魏為柔然所逼遂擁部至高昌柔然遣部帥阿若攻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戰没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尅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表狀太武嘉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使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

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

龜兹度歸令和鎮馬耆時柳驢戍主乙眞珈將叛和徑

入其城擒斬乙眞珈西域尅平和有力焉正平元年和

詣闕太武優寵之待為上客文成以和歸誠先朝封酒

泉公太安中為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內都大官評

決獄訟不加捶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

征西大將軍太常卿酒泉王謚曰宣子孫相承不絶

冦讚

內入諸姓有若口引氏孝文改寇氏不知即此寇否
字奉國上谷人因難從馮翊萬年父修之秦王苻堅東
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修之安西
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謚哀公又贈修之母為馮翊夫
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民者
七郡五縣
此等爵命可删存之以見太武信道之濫
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秦僕

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及華為
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秦姚泓滅秦雍人千
餘家推讚為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後秦雍人來奔河
南滎陽河内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
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而至
三倍於前進爵河南公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益
之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
文曰君頟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

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讚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忽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薄葬歛以時服太武悼惜之謚宣穆子元寶襲元寶弟臻年十三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為中川太守時馮熙為洛州刺史政號貪虐

臻附之甚得其意後為弘農太守坐受納為御史所彈
遂廢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治字祖禮兄弟
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
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
焉吉凶之事必先啓告遠出反亦如之治宣武末為河
州刺史在任數年遇欲鐵怨反又為城人詣都列其貪
狀十六條會赦免允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
承顏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鵶為都督追討

戰没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治弟儁字祖儁性寛雅有識量好學强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疋儁於後知之乃曰

周書載儁言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為孝文帝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

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僞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僞爲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僞曰史底窮人楊公横奪其地

觀此一節則魏書所作楊椿傳謦不容口未必皆實

錄也

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

㡳孝莊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

焉二年出為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為盜賊儁令郡縣

為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中風俗頓革梁遣

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板築屢擾疆埸邊人患之儁

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擒琰之琰之即梁大將軍

景宗季弟梁人憚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知無外

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効命梁知其得衆弗敢逼儁在州清苦不事産業其子並徒步還吏民送儁留連於道久乃得出界大統三年來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安西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孝閔踐阼進爵為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儁年齒雖高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
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入朝常
與同席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
端詳音韻清朗帝與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儁辭還帝
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
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
右曰如此事惟積善者可致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
萬古時咸以為榮保定三年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

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崔辨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禮每有閒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敬重如此次子奉顒少好學最知名居喪哀毀歷官典祀下大夫小納言蒦澤郡公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

事東宮及踐阼追録先朝舊勲賜爵永寧男後進爵為子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

魏書曰師次無鹽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識者皆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外潛威形内整戎旅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

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克白曜將盡以其民為軍賞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當遠為經畧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意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無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傷塗地必有懼心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服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

曜目範於衆曰此行鄉三齊不足定也軍達升城青
州刺史沈文秀遣使奉牋歸款請軍援接白曜將遣
偏師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擁衆數萬勁甲堅城
强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迫之旦夕無患何所畏忌
己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
厚言甘誘我也若進無所取退逼强敵此羝羊觸藩
羸角之謂不若先取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克樂陵然
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壹漿路左哉白曜曰

御前後策皆不失衷獨今算吾所不取崔道固孤城纔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取野戰文秀自知必亡故望風款服何疑焉範曰歷城足食足兵非可猝拔文秀據東陽為諸城根本多遣軍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制東陽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自率大軍還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願更思審勿入賊計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遂表為青州刺史進爵為侯累官平東將軍青州刺史

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時齊人史
武進善占夢語範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
道光海岱必當重收全齊再祿營丘範笑答曰吾將為
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
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交通外賊規陷
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
矣卿其明為算略勿復懷疑還朝卒謚曰穆子道元別
見道元弟道約樸實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

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饑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範弟道峻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行臺長孫稚引為行臺郎惲頗兼武用恒功名自許每進計於稚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為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爾朱榮稱兵赴闕惲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攻陷被害所作文章頗行

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韓秀字白武昌黎人父景皇始初從燕歸魏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梁州羣臣會議僉以為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強寇而兵民

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顧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千有餘里捨遠就近遥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夷狄交搆互相來往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務有吏幹為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

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令務所獻亦此流也奇麗之物有
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表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
大夫卒
堯暄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
中山首歸國暄聰了美容貌太武以其恭謹擢為中散
後兼北部尚書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
户籍前後從征及出使檢察三十許度皆有克己奉公
之稱後改置百官再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為舉哀

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往往
毀徹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暄
長子洪襲洪弟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
刺史平城縣伯隨爾朱兆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
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為兆滄州刺史亦遣使降
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欵使傑便為行瀛州事使雄代
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時禁網疎濶官司相與聚斂
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為吏民所懷魏孝武入關

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
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
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内因雄出據州引西
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
平鄉城雄並擒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之
北齊書曰慶之復率衆逼州城雄身被二創壯氣益
厲慶之敗棄輜重走
慶之復圍南荆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

北齊書載雄言曰白苟堆乃梁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拔彼若聞難荊圍自解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救　愚按北史語意不明必中有脫誤以齊書補之乃明

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民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頼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

西魏將怡鋒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邱岳寶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仍隨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性質寬厚為政舉大綱而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人物多所施興亦以此稱興和四年卒贈司徒謚武恭子師嗣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甚美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嚚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官民息訟屬荆郢新

附南冦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慰喻還遷太子
洗馬本郡邑中正累遷河北太守崇初届郡郡人張明
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指乃温顔更
問其親老存否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吕
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卒於官贈岐
州刺史謚曰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子楷身長八尺
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魏書曰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官相州東平府

長史屬剌史中山王熙起兵欲除元义元章與魏郡太守李孝怡等執熙賜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乎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强禦竇瑾李訢時曰

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訴以夙故猜嫌皆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于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重修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冠讚誠信見嘉酈範智器而達韓秀議遷得馭遠之算堯暄聰察致位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四